

致我永遠的姊姊

1

他出生的時候，差點被母親的臍帶勒死，就用自己的牙齒咬斷。他常夢見母親在血色的漩渦中泅泳，然後如光線被捲入黑暗。如果你問他母親長什麼樣子，他一定笑而不語。

耶蘇醒來，搖搖頭，希望可以繼續沈睡。前一晚吞下的安眠藥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也許是份量不夠，也許是他已經對藥物產生抵抗力。他用手抓了幾下空氣，想要放到嘴中，他對時間的流逝一向沒什麼概念，但是他的肚子正咕嚕咕嚕地鳴叫，他想要吃點東西，還有，提醒自己要記得呼吸。

「我是一名不需要記憶的活死人吧？」他心想，這些年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渾渾噩噩地活在二十一世紀，四處都是被資訊之火吞沒後的餘燼，他用手感覺木頭裡的殘溫，那是人間的喜怒哀樂，一一以文字的方式重現，如嶄新的字典。

他曾將身體浸在城市的喧囂中，尋找一回憂鬱至極的祈禱；他看到了迎面而來的十字架，廣漠的人潮宣告著這時代本身就是一場盛大的死刑。耶蘇選擇繼續活下去，卻在這個時代如凡人般腐壞，他像四處可見的青少年，在十幾歲的時候歷經了叛逆期和對異性的嚮往。

「你為什麼要管我！」以及「你懂什麼！」是他最常掛在嘴邊的幾句話。他還記得他第一次偷看姊姊洗澡，當姊姊在身上裹著一條濕溽的毛巾，當著他的面問：「你有沒有自慰過？」他心虛地點點頭，然後看到姊姊微笑地說：「那你很正常。」然後一個耳光就打到耶蘇的臉上，耶蘇從此就不敢偷看姊姊洗澡了。

但是，耶蘇也沒有說真話，耶蘇從來不自慰。

上了大學後，他開始學著電影明星，叼著一根香菸在上唇與下唇之間，更會裝模作樣地深深吸一口氣，閉上眼，吐出薄如輕紗的呢喃，彷彿整個人飄在上升中煙霧裡，

彷彿世界吹起一顆剛好可以容下他的泡泡。

他曾努力結交過幾位朋友，但是他的內心卻有一道牆是緊緊關閉的，那是他的宗教，他自瀆的陰暗小窩。

在耶蘇二十一歲的那一年，姊姊得了乳癌，在姊姊臨死之前，他為姊姊出賣了他的肉體。他第一次體驗到死亡可以讓死者的世界在瞬間消失，活著的人卻沒有控制悲傷的權利，他彷彿聽到亡靈之都的子民微笑著，他想，也許它們正過著為人不知的好日子。

但當他在殯儀館看著姊姊的屍體時，他忍不住從眼眶綻放的眼淚，像一兩朵蒼白的小花，從牆縫間鑽出。在這之前她還是一名處女吧？耶蘇心想。

雖然姊姊已經四十歲了，在耶蘇的記憶裡，她從來沒有提到任何親密的男人。耶蘇把她當作自己的母親。他還記得自己小時候，只要有男生打電話到家裡給姊姊，他就會大哭大鬧，他像個佔有欲極強的孩子。

他無法接受姊姊的死，他鬱鬱寡歡了好幾個月，與外界幾乎沒有任何的交集，他如深海的魚類靜止在床鋪上，久久才張開嘴進食，他在為自己的過去守喪，還有一兩次嘗試著對自己的腕部下手，不過，他害怕鋒利的刀刃，他只拿起放到滾水中的項鍊，貼在手腕上。那是姊姊生前戴的項鍊，簡單的樣式讓人想起姊姊不常裝扮的面容。

這種痛覺告訴他必須活下去，縱使是在幻想之中，這世界還是有一處值得去看看、去走走的。

他為自己編織了一道幻想，他告訴自己，等到他成家立業的那一天，姊姊就會從墳墓中醒來，回到他身邊。

而等到那一天，耶蘇一定要親口問：「妳是不是我的親生姊姊？」

並且問她願不願意嫁給他。

2

耶蘇的憂鬱被一位開授法國文學的女教授注意到了，在學期中的時候，他被邀請

去教授家，那是一棟三層樓的白色洋房，大門被綠色的植物擁簇著，那些茂密的生命讓人心頭一凜，彷彿城市的鋼筋外表被刮下了一層皮。女教授說他可以帶一兩位朋友前來，如果他會害怕的話；女教授說自己已經結婚了，不過也已經守寡十幾年了。

她的話讓耶蘇笑了起來，耶蘇說只要她說出她的年紀，他就一個人前往。

「我四十五歲囉，都可以作你的母親了。」

女教授帶著揶揄的味道說。耶蘇覺得她練習這句話一定很久了，連臉部的表情，都是如此自然。他明白女教授沒有說真話，但他也正被這感覺所吸引。

耶蘇說他從來沒有見過母親，他的父親也因為母親懷了耶蘇而離開，他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親人，他說他的誕生可能本身就是世界的不幸。

女教授要他不要再說了，說耶蘇是她遇見過最有靈性的孩子。問耶蘇想不想試著寫一些東西。

他在女教授的家學會了一些東西，在做愛之後的閒暇時光，他將書架上的書籍都讀遍了，但他沒有留下任何的字句，他仍舊在世界漂浮著，只是他的內心小窩又開了一個洞，他開心地看著外頭一切的事物。

唯一讓他有點困擾的，是他必須假裝自己的高潮，他在射精時必須適時改變一下臉部的表情，他每次到了這個關鍵時刻都很想哈哈大笑。

這段關係雖然沒有維持很久，但卻成為兩個人生命的支柱。耶蘇從來沒有將之告訴任何人，在課堂上這對眼神就像同性的磁極相斥著。

在學期結束後，女教授懷孕了，帶著一個月大的生命。這是耶蘇將馬桶的水管關掉，讓女教授如廁之後，他悄悄地拿出一根白色的小棒子，懷著忐忑的心靜候得來的結果。

女教授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耶蘇第一次把手腕上的錶拿下來，讓她看到上面一條粉紅色、醜陋的疤。他第一次提到他的姊姊，他支支吾吾地說完這段感情，他總覺得自己可以說得更漂亮一些，但是這些話他從來都沒有跟任何人說過，包括他自己。

罪惡感讓他必須另尋出口，他開始在自己的身上穿孔，他會在夜晚伸出自己的手，假裝姊姊用手使勁拉著上面的金屬環。

過了幾個月，女教授的屍體被人發現在河邊，全身帶著昆蟲的齒痕，似乎全世界的昆蟲皆在同一時間爬到她身上。根據報紙所寫，法醫指出屍體的內臟好像被醋酸洗過一遍，卻沒有提到懷孕的事情。

耶蘇知道，這起死亡事件與他有關，他在等候執法人員的銀色手銬。他想起田野間黑壓壓的一群大螞蟻，想到女教授如交歡般地掙扎，最後無法呼吸。而耶蘇最不想面對的，是女教授的子宮內居然沒有一個小小的生命。

他有去參加教授的公祭，現場的人沒有一個他認識的，但是許多人都自稱是他的同學，都壓低聲音跟耶蘇說話，似乎在守護著某項不可告人的秘密，只要說出來就會帶來不幸。

耶蘇回去後，他咬著牙根把身上的金屬環全部拔掉。他想著他的姊姊，想著姊姊和女教授重疊的身影，他突然知道自己還活著，而他生命中的兩個女人都已經死去。他悲憤地自慰，卻一直無法射精，他突然認清自己生理構造上的缺陷，那天，他剛滿二十二歲，他想著女教授連續高潮的樣子，伸手握住筆，寫下了第一個字。

3

到了他畢業之時，他開始被一些人稱之為青年作家，他將自己的詩湊合起來出了幾本小書，他企圖用非理智的詞藻去引爆僵化的世界。如果有人問他寫作上的問題，他說他也不知道靈感是從哪裡來的，他只是把心中的大石頭依不同的方位、不同的高度，閉著眼睛往下拋，如果可以讓自己安然無恙地從石頭中迸出，這就是一首令他滿意的詩。

耶蘇開始結交對文學有興趣的朋友，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位，名字叫作琪娜，他和她是在一個有關上帝與保險套的黃色笑話上認識的。

她喜歡黑色，任何人都可以從她黑色的衣裳看出這一點，她說自己的衣櫃要打著手電筒才能看清。

但是她的肌膚，卻是帶著孱弱的蒼白；她的纖足一挪動，好似白色的蝴蝶正在垂

死地掙扎。

祺娜的年齡看似與耶蘇差不多，她說她不會衰老，她說她可以活到哈雷彗星降臨地球好幾次。她喜歡黑色的原因是她認為每天都應該替死去的生命哀悼，哪怕是一隻蟲子都有牠們存在的目的。

祺娜的長相並不是非常漂亮，卻有許多男人願意跟她深交，因為她是一名女同性戀，她每次認識新的男性朋友就一定會告訴對方，這樣男士就不用煩惱愛情上的羈絆。

耶蘇和她的交往是屬於心靈層次的，兩人隨時都可以將自己的歡樂與憂煩傾訴於對方，耶蘇在第一次約會時就把自己對姊姊的思念告訴她，她帶著憐憫的眼神說了些安慰的話，她並不想佔有這名男子，而是互相從對方身上體驗著生活，他們隨時都準備要失去彼此，但是卻不約而同地繼續相處。

祺娜都會站在耶蘇所住的小房間門口，等待他開門，有時是早上八點，有時是中午耶蘇要出去用餐時，祺娜從來沒有打電話給耶蘇過，她說自己對手機這項發明過敏，只有在緊急的狀況下才會使用，敲門，對她而言是最便捷的方法。

這些日子彷彿被摻了微妙的佐料，連最簡單的一聲問候都讓人陶醉不已，他們探索著對方的內識世界，這是女教授所不懂得給予的；而他們也會做愛，但是耶蘇從來沒有進到祺娜的身體之中；他也沒有因為這名女孩而射精，有時耶蘇會開玩笑說這樣的交往行爲簡直是人類的退化。

這名神秘的女子體內有一道不隨著地球逆時鐘旋轉的靈魂，在宇宙中獨自奔跑，飛向一顆屬於自己的太陽，終至毀滅。

而耶蘇就有如短暫相逢的彗星，在分離後，將在遠方注視著她，一步一步地離去，耶蘇明白自己與她這樣的相逢在宇宙中是不會發生第二次。

「如果我變成植物人，你會在滿月開花前殺了我嗎？讓我可以從無限的絕望枯井中，看見月色、星星、和你滿口的眼淚。」在有一次，兩人做完愛之後，祺娜睜著灰濛濛的大眼睛問耶蘇。

「我會在妳變成植物人之前，用盡可能的辦法將妳殺掉，如上帝捏死自己最心愛的貓。」

「妳只能在我的手中被毀滅喔。」耶蘇狡黠地回答。

「生命啊～實在讓人又討厭又喜愛，我是指如果沒有遇到你，不知道我的生命會變成什麼樣子？活著有時候對我來說太沈重了，如果我能愛上你就好了。」

「如果妳愛上了我，我一定會躲起來，不讓妳找到。妳一定要繼續活下去，就算活得跟玻璃紙一樣透明。」

「說不定你真的是上帝之子，沈睡了幾千年，選擇在這一刻出現於我的眼前。你要繼續完成世紀初的葬禮，或是要報復這些釘死你的人類呢？這些我都不管，在我眼中，你是個嗜血的殺人兇手，要來殺掉我的夢、我的靈魂。」

上帝之子……

這幾個字曾如同呼吸一般被耶蘇忘卻，他一直想不起來自己有一位天神般的爸爸。他記憶中的爸爸總是蜷縮起身軀，躺在沙發上操控著手上的遙控器，讓電視一幕又一幕滑過已經闔上的眼瞼。有時候爸爸還說電視上正在撥放的，是他拍的電影，但是耶蘇總是不相信那些唯美又殘酷的畫面就是出自於這名不事生產的中年人手中。

爸爸在媽媽生下耶蘇之後，就跟媽媽分居了，耶蘇有時候會去他家看他。爸爸說媽媽以前同時跟好幾個男人交往，經常都不回家，還說姊姊可能是媽媽跟其它男人種出來的種，要耶蘇好好看著姊姊，不要讓她步上媽媽的後塵。

在姊姊被告知得了絕症沒多久之後，耶蘇又踏進了那棟公寓，「姊姊得了癌症。剩下沒幾個月的生命。」他避開爸爸的眼睛說，爸爸說他寧願瞎了，也不願去看姊姊一面。他說姊姊跟媽媽長得幾乎一模一樣，兩座墳墓如果沒有看到墓碑上面的名字可能還分不清楚。

耶蘇知道姊姊是爸爸的種，爸爸會在午夜時進到姊姊的病房，凝視著躺在病床上熟睡的女子，耶蘇知道，因為姊姊告訴他，她笑著說這一切都不是夢。

「他不知道我早就原諒他了。」姊姊側過頭說。

在姊姊過世的那幾天，耶蘇都沒有看見爸爸，他開始咒罵這名父親，打電話過去也無人回應，他就像影子因為失去確實存在的物體而消失。

「我已經很久沒有去看爸爸了。」耶蘇撫摸著琪娜的長髮想，他拿起手機，卻怎

麼也想不起爸爸家裡的電話號碼，他有時覺得爸爸也許早已喬遷它處，或許是說，是耶蘇希望他從地球上移民到天空望不見的地方。

耶蘇知道祺娜的真實年齡，也知道她說自己是同性戀是個幌子，她是某大企業的獨生女，可能未滿二十歲，只有在夜晚寂寞時才化身為「祺娜」這名遊走於社會邊緣的女人。耶蘇知道，因為他曾偷偷跟蹤祺娜，發現她在轉了兩次計程車後，在一座高級住宅區內下車，耶蘇花了好多功夫才從住宅區的警衛口中套出消息。

但是這能改變什麼嗎？他們兩個都只是在逃避，想要由一個世界跳脫到另外一個，才會在一艘駛離生命的船上偶然相遇。

她也想過要自殺嗎？

耶蘇問自己。

他一直都沒有這樣做的勇氣，也許她可以幫忙……

耶蘇沒有將祺娜的真實身份戳破，每次祺娜想要多透露一些有關自己的背景時，耶蘇總是刻意忽略，他說不管祺娜的過去是個什麼樣的人，他都願意背負起這把十字架的前因後果。他告訴自己，這就是緣分吧。

我們互為永生的棺木，先死的一人就要躺在另一人的身體中合葬。我們是死中的死，因為我們曾在對方的身體中徹底活過。

這是耶蘇送給祺娜的詩，一張卡片中就只有這幾句話，耶蘇說死亡是一切的終結，他想到已歿的姊姊和女教授，想到他前幾天幫祺娜剪下人生的第一根白髮，他一直都對死亡感到好奇，但是他知道那是人生只能品嚐一次的禁果。

「什麼都不能將我們拆開嗎？」祺娜在收下這首詩之後，小聲地問耶蘇，她清澈又深邃的眼眸彷彿在一面魔鏡中尋找答案，她只是鬧著玩的，因為問與答的兩個人都知道下一個問題的答案是那麼地遙遠。

「連死亡也不能？」祺娜的臉頰似乎發出了幽微的光，她似乎看到魔鏡中浮現出

血腥的異象。

她托著耶穌的臉頰，說聖經中的死亡是爲了等待復活，所以我們也要在死中等待對方。耶穌搖搖頭，微笑，將嘴唇貼到琪娜的耳朵說了些話。

他不太記得自己究竟說了什麼，好像希望琪娜可以帶領著他進入一處不得其門而入的神龕。

她先是猶豫，但是又很快地同意，並且從她的背包中掏出一把美工刀，嘎嘎嘎的移動聲代表著刀刃的部分已經伸到了最長。

「這是你說的喔，等一下發生什麼事我可不負責喔～」琪娜扳起臉說。

這下換耶穌猶豫了，他對於刀械的東西一向很懼怕，但是痛苦卻可以讓他保持著清醒，以一種對生理的抗拒超脫於這世界。他知道只要輕輕地用金屬在人的皮膚上劃出一條創口，一把火就會燒遍他的神經。他曾看過紅色的落葉被秋風拋起、看過夕陽闔上佈滿血絲的眼睛，但那是詩化的痛苦，是從他筆下流出來的鮮血，是對於不可追憶的「美」的一種反芻。

耶穌知道流血的痛苦，雖然他的手腕上並沒有聖痕，但是當他咬斷媽媽的臍帶時，他第一次用耳膜接受到空氣中的震動，那是痛徹心扉的尖叫；而當他看著病床上的姊姊，依舊美麗，只是臉頰瘦了下去，那些癌細胞正每一秒都大肆佔領這具即將不屬於人間的軀體，那時，他的心就疼痛到了極點。

姊姊並沒有接受癌症的化療，她並不想插滿管子死去，她說她會盡力保持清醒，不讓醫生有機會對她急救，不讓那些維生的機器碰她一根汗毛。

「我想在一次昏迷中就死去。」姊姊說。

「你以後要比我更堅強地活下去。」

「要堅強地活下去！」

姊姊的眼睛流出眼淚，耶蘇突然覺得躺在床上的人是名與他毫無血緣關係的女人，那是無私的愛，是死者想要吐出的最後一朵火花。

那天，當耶蘇在浴室幫姊姊洗澡時，姊姊要他撫摸那長有癌細胞的地方，說那吞食她生命的命運已經蔓延到全身了，她要耶蘇把她的全身都摸遍。

「我沒有好好活過，但是我可以好好地死一次；如果一個人能決定自己告別這世界的方法，那就好似又活過了一遍。」姊姊用顫抖的聲音說。她要耶蘇也把衣服脫了，但是耶蘇不肯，她使用力扯下耶蘇的衣服，並打了耶蘇一巴掌。

臉上溫熱的血，是來自於姊姊的手上，姊姊的雙腿間，把毛巾都染紅了。

耶蘇想要用水洗掉，但是姊姊卻不肯，她推著他進到她的體內，要他使勁握緊那殘酷的命運，要他衝到最底，要他把姊姊撕裂。

最後，耶蘇覺得自己變成了一頭野獸，咬著姊姊淌血的肉體從一座瀑布上躍下。

「你要堅強地活下去！」這是姊姊臨死前跟他說的。當他從記憶中泅泳到岸上，他又聽到禩娜的聲音。

「沒關係啦，我會把這事情弄得很有詩意。就如飛蛾要張開羽翼時必須把自己以前的軀體撕破。」

「這樣，會很痛吧！」耶蘇有點失神地說，但是他正被一股魔力所吸引，他彷彿聽到姊姊的棺木發出晃動的聲音。

完全伸出的美工刀，跟他勃起後的陰莖一般長，他想到如果讓這把刀子代替陰莖從禩娜腿中間的孔刺進去，她會疼痛地尖叫嗎？耶蘇知道女人在生孩子時，有時會將那個洞口剪開。

「一點小痛是難免啦，不過你媽媽生你的時候，要忍受的痛可是更大呢！」禩娜似乎看出了耶蘇的心思，用誇張的口氣說。

「那，如果我給妳弄了，妳也要答應我一個要求。」耶蘇說。

「那也要你沒有叫出半聲才可以。」

「說話算話喔。」耶蘇笑著說。接著，他把身子靠近琪娜，把嘴唇放到她肩膀和秀髮間，伸出靈巧的舌頭，說了幾句話，他要琪娜愛上他，要她讓他上。

講這些粗魯的話讓耶蘇有點興奮，也讓琪娜的雙頰泛起了嫣紅，兩個人靜靜無語了一會兒。

耶蘇希望他們的關係就停留在這一刻，在這種曖昧的韻味下結束，也許足夠他回憶一輩子。

「那，現在，我們開始囉！」

琪娜開口說，她打破了沈默，她用嘴唇輕輕貼了耶蘇的雙眼，兩邊各一下，宛如一種儀式。她拿著美工刀，雙手沿著耶蘇的腰，摸到他的背，那襯衫底下熱呼呼的肌肉。

「你放心，背部的神經比較少，應該不會那麼痛。」

下一秒，耶蘇被自己的身體變化嚇了一跳，有如肺裡的空氣瞬間被抽走，好像一條鞭子正對著他赤裸的內臟啃咬著，他的視覺像是停電般黑了一下，心臟的跳動有如地球正朝著死滅邁進；他想起因為盜火而被網綁在巨石上面的普羅米修斯，在早晨必須承受著肝臟被啄食的痛苦，在夜晚則是要忍耐著自己器官恢復原狀所帶來的劇痛；他彷彿看到無底的黑洞，正在消化一切，他只要逃到裡面就安全了，哪怕最後連一點渣都不剩。

耶蘇閉上眼睛，讓疼痛漸漸地被身體適應，他張開嘴，想要尖叫，卻不敢出聲。他感覺到琪娜正在用乳峰摩擦著他的背，他想到了姊姊，突然想要手握緊，那被姊姊稱之為「殘酷的命運」的東西，但是他已無力舉起手。琪娜將脖子靠在耶蘇的肩膀上，汗涔涔的頭髮有如一雙手撫摸著耶蘇的肌膚，他聞到了琪娜的體香，他感覺到琪娜用沾血的手拉住他的頸子，一陣又一陣的風宛如電擊，帶著痛楚，襲捲他。他已經說不出話了，他快要陷入了昏迷，他的身軀開始不由自主地顫慄。

「這就是姊姊忍受的痛楚嗎？」

他想到了姊姊的表情，想到她嘶啞地喘息著，想到他們兩個交合時的每一個細節，包括姊姊手中所施的勁，時而專注時而迷離的眼神，都在瞬間歷歷如繪迸地一聲重現

了。

耶蘇只有在深呼吸時，才可以抽離這痛苦的雷霆之雨。他企圖保持著思考，他摸索著這座自我所創立的世界，每一秒都充滿了沈重、無奈、以及解脫。

他知道自己還活著，但卻是以另外一種形式，像是原始的生命沒有太多的煩惱，一切都已經沈到最底部了。

他遺失了他最擅長的文字、忘記了理性的語言思考，忘記了那些藏在大腦皮質中的過去，他找到了新生，他找到了愛。

此時，祺娜放下美工刀，她大聲地說了一些話，但是耶蘇卻聽不到。她用手伸入了耶蘇的身體，死亡又更近一步了，他的生理構造全部都被那道陰影籠罩著，他眼中的瞳孔縮到一粒米的大小，他的背，正在被剖開，有著紅色的果肉從中展現，還流下豐盈的汁液，耶蘇知道那是血，他的眼角可以瞥見床單都被染紅了，他知道這是他自己的幻象。

因為他一點兒都感覺不到疼痛，反而覺得輕鬆，渾身輕飄飄的，像一朵雲，俯視著幾萬公尺下的燈火，什麼重量都沒有。

他覺得自己不需要再為這個世界做什麼，彷彿可以就這樣死去。

我會死嗎？

死了之後我會復活嗎？

那感覺，是什麼滋味？

是不是就如女教授經常掛在嘴邊的高潮？是不是像男人射精時的快感呢？耶蘇看見了爸爸，他坐在姊姊的病床旁，而耶蘇就在門的轉角偷看。護士說這名中年男子只有在姊姊熟睡時才會出現，聽說是家屬之一。

耶蘇想到了爸爸以前對姊姊做的事情，縱使已經忘記這麼久了，只要一觸動，這替爸爸掩飾罪行的罪惡感還是會淹沒他。

爸爸和他，還有姊姊三個人曾經相處過一段時光，也許是五年，也許更久，但最讓人不想回憶起的，是他們三個人站在法庭上，耶蘇替爸爸作偽證的那幾分鐘。

那天，爸爸被無罪釋放，他也離開了爸爸，跟姊姊一起生活。這是姊姊私下妥協的條件。姊姊替他改了名字，這件事他記得很清楚，但是其它事有許多都是耶蘇自己猜想的，他在記憶的廢墟中是如此軟弱，他曾經在一塊碎片中看見爸爸拿著一把銀白色的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姊姊則在地上哭泣。

他知道自己正在流血。

他就快要死了。

祺娜此時就無助地跪坐在床鋪上，耶蘇剛剛聽見她對著手機講話，他感到世界正在以光年的速度繞著他旋轉，如捕捉無數夢境的萬花筒在他頭腦中播放。

藍綠藻長毛象鐵器時代第一次大毀滅說不出名字的怪物交配在星雲裡看見三葉蟲與蟑螂大的眼珠皆如離心機中的火焰一閃即過，還有就是男人與女人交媾時的高潮與家庭合照第一次野餐被稱作爸爸將孩子抱起來宇宙在搖晃，所有人類可以表達出的情緒似乎同時爆發，那是連環的歷史，一個人孤單地被嵌在其中。死前的耶蘇看到了一切命運的交錯。

他想要笑，卻笑不了，連一條肌肉都預告著他即將從世上除名……

接著是一片光亮，這就是死亡嗎？什麼都沒有，無一物的景觀中只有自己的心跳。

「怦怦，怦怦，怦怦。」那在每個夜晚，他一定要仔細聆聽，才可以安心入睡的聲音。

只要這停止了……一切都會消失。

忽然間……

「砰！」的一聲，幾乎打斷了心跳。

「不許動！把妳的手舉起來！」

混亂中許多人影突然擠進了這意識流的層次，然後形成了影像、空間。耶蘇似乎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但是又似乎毫不在乎。

因為我已經死過了……

「快！快救那個男孩子！」

「天啊！他的背部被剖開了！快叫救護車！」

他想到姊姊，他覺得姊姊就隱藏在那些人影之中，她從墳墓中漫步至此。

耶蘇真的看到姊姊了，他希望她揮手跟他告別，但他卻看到姊姊的嘴型，在說著：「要堅強地活下去！」

4

如果過去可以重新來過的話，耶蘇希望在生命快要結束的時候，多停留一下，因為他總是弄不清那一刻，自己腦中想的是什麼，這如同早晨起床梳洗後，忘記自己前一晚的夢。

現在，耶蘇知道自己還活著，雖然醫生一直在旁邊說情況不樂觀，還要住院觀察一陣子，但是他聽到這些，就像嬰兒聽到安眠曲，絲毫不害怕，他持續維持著一種可以控制的昏迷，偶爾會眯起眼睛看著忙碌的醫護人員，偶爾還會想唱歌，嘴巴卻一點兒也動不了。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可以開口說話了。

「啊……」

只有一聲，痛苦的呻吟，那連空氣中的蒼蠅都嚇不走的震動。

那彷彿是他唯一記得的語言，似乎他已經變成一頭只能表達痛苦的野獸，如新生的嬰兒，希望用哭喊來描繪出這個酷刑般的世界。

這微弱的低音，在耶蘇心中，卻如貫穿現在與過去的箭，喚醒了他。

他想到了女教授，她高潮時，身上是不是也插了這樣一枝箭？

5

耶蘇的背後是一條很長的傷口，一位戴著黑框眼鏡的醫師曾經在上面編織著黑色的線，他問醫師可以不把線拆掉嗎？就讓它們留著，在背上，如回教徒的手工繡花，以華麗的幾何圖形將兩邊的皮膚接在一起。這樣可以讓他照鏡子的時候，想像著自己是被主人拋棄的布娃娃，然後模擬自己被撕裂的樣子。

醫師被他所說的話嚇了一跳，耶蘇說自己是詩人，希望可以在身上留下一些詩意的痕跡。但最後，醫師還是把線拆了，留下長長的、蜈蚣般的肉在耶蘇的背上。

「嗯，復原得很好，就跟新的一樣。」拆線的那一天，醫師拿著銀色的剪刀輕鬆地說。

「以後別再拿自己的身體開玩笑了，你死了，就什麼都改變不了了。」

「我有想要改變的事情嗎？」耶蘇心想，「我只是一名普通人，能改變什麼？」

「如果死不了，也許可以跟這個世界一起墮落下去。」醫師脫下黑框眼鏡說。

「你每天只要記得告訴自己要多活一點，要堅強地活下去，這樣你的痛苦就會被生活包裹起來，變成內燃機中的燃料，讓你繼續活下去。你心中的痛苦如果找不到傾訴的對象，就把它們寫下來。」

耶蘇似懂非懂地點頭，看著這名醫師笑了笑，說：「我雖然在醫院很忙，但是偶爾也會裝一下憂鬱，寫一點東西。」

耶蘇站在自己家中的窗子前，看著外面雨水迅速地落下，遠方是看不見的，朦朧如寡婦捻熄蠟燭時低垂的眉梢。他沒有去問祺娜後來發生什麼事了，他知道這可能是一場謀殺未遂，祺娜可能是一位嗜血的女孩子，就像電影中把殺人當作愛慾遊戲的女巫。她先是偽裝成女同性戀，然後再把接觸她的男人慢慢吃掉。

她也許從來就不會愛上男人，這麼做只是她的天性。也許是每晚一次，或是一週一次，她會以慵懶的手指翻著牆壁上古銅色的月曆，看今天是輪到哪一位男賓，她會用小指頭擦擦自己的嘴，如一隻愛乾淨貓。

但耶蘇忘不了那女人。她帶領著耶蘇碰到世界的底層，原本耶蘇應該永遠沈睡在那，在死亡中等待著心中所愛的女子，是她將徹底耶蘇喚醒。

思索了好幾天，耶蘇終於翻開了那陣子的報紙，仔細地尋找有關祺娜的消息。沒想到，卻寥寥可數，有些報紙說她還在監獄中服刑，有些寫說她已經被家人以金錢換得了自由，現在人在國外。

耶蘇突然想要寫下祺娜的故事，覺得她的生命歷程可能比他所想到的更曲折、更

離奇。耶蘇回想著祺娜唇邊的汗毛、雪白的肌膚與黑色的衣裳、以及她那彷彿黑色燭火的眸子。

但在這之前，耶蘇會去找他的爸爸，他想要問爸爸一個問題，跟他的姊姊有關。

他選擇了與爸爸一起隱藏那令人痛苦的禁果，他只想告訴爸爸，姊姊已經原諒他了，他想問爸爸，姊姊生出他時，是不是連一聲都沒有哭叫，是如此堅強地活著。